問答幸福

人生在線

嚴方正

中秋、國慶雙節期間，央視記者深入基層對幾千名不同各行業的人進行採訪，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你幸福嗎？」一時間，「幸福」不但成了媒體熱詞，也引發了許多人對幸福的思考。由於問題簡單而倉促，很多被採訪者的回答會讓人忍俊不禁，有時答案全然在提問者和旁聽者的意料之外。一位清徐縣北營村務工人員面對記者的提問，首先推脫了一番：「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那位記者沒有放棄，繼續追問道：「您幸福嗎？」被問者上下打量了一番記者，然後答道：「我姓曾。」這段對話讓觀衆熱議連連。普遍認爲，那位務工的兄弟第一句回答已有推脫的意思，至於第二句回答，不知道是沒有聽清楚問題，還是在做巧妙的迴避。央視《面對面》欄目，記者董倩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採訪。快結束時，董倩也問莫言：「你幸福嗎？」莫言的第一回答是：「我不知道，我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思索幾秒鐘後他答道：「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重重，能幸福麼？我要說不幸福，那也太裝了吧，剛得諾貝爾獎能說不幸福嗎？」接着，董倩又問莫言有什麼希望，莫言回答，希望快點結束採訪。董倩說，你的希望可以馬上實現。於是，兩人握手。

如果有記者採訪我（純屬「文學創作」的想像），問：「你幸福嗎？」我會回答：「和你差不多。」我這個萬無一失的答案，是受張中行啓發而得來的。他把婚姻分爲四個等級：可意的、可過的、可忍的和不可忍的。我學他的樣，把生活也分爲這麼四個等級。首尾兩個等級，是極端情況，只有少數人能感受，普通人的生活都屬於中間兩個等級。

馬斯洛認爲，人有五個層次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前兩個層次是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的人一般便有條件感受「可過的」生活。自我實現意味着當事人充分地、活躍地、忘我地、全神貫注地按自己的原意生活，成爲的自己希望成爲的那個人。不少人眼裡，莫言當屬一位自我實現的佼佼者。實際上，每個人都隱藏着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但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需要才是激勵人的行動的主要原因和動力。五種需要都得以滿足，人有望生活在幸福之中。近日，在另外一個場合，莫言的一番話對幸福給出了一個生動的詮釋：「我現在經常做夢，跟別人搶奪食物，我這輩子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關，喪失自尊；最大的幸福是在參軍後，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也跟食物有關。」

曾鐵忱的搜奇錄

醉書亭

許定銘

一九七〇年代中，我曾熱心搜尋有關南洋的書籍，尤其是馬來人的風俗、傳說、巫蠱、降頭……等神秘內容的特別有興趣，總有十來種之多。豈料如今翻翻，手邊只剩下曾鐵忱的《馬來亞搜奇錄》（香港中南出版社，一九六二）和魯白野的《獅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五三）。

祖籍湖南的曾鐵忱（一九〇三至一九六七）原名曾廣勳，戰前曾出任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副領事。一九四九年開始擔任《南洋商報》編輯、《南方晚報》總編輯，同時主編文藝副刊《綠洲》和《週末青年》。他不單從事小說創作，還是新加坡史專家，出過《新加坡史話》（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六二）。《馬來亞搜奇錄》原有兩集，我現存第二集，一百五十頁共分《從「沙門」談到「峇旺」》、《「馬來紀年」中的降頭故事》、《馬來巫醫的醫藥論據》、《馬來巫師的降頭符錄》、《馬來降頭師的騙術》、《馬來巫師的護身降頭》、《馬來巫師的愛情降頭》……等十一個專題作出剖析、研究。曾鐵忱寫的雖然是「搜奇」，但因他是位史家學人，所論所述均着重資料及古籍的記載，決非道聽途說，可信性甚高。尤其《馬來人的火砲》、《馬來亞的老虎》及《百五十年前的檳榔嶼》三篇，引古證今，是深入淺出的學術性論文。

曾鐵忱著
《馬來亞搜奇錄》

大公園風景

文化經緯

言止善

五年前我第一次見到《大公園》，眼前即爲之一亮，以後的日子，到大公園漫步便成了日常的功課。《大公園》有一二十位經常撰稿的作者，他們生活在地球村的不同角落，每次見到他們的文字，都有讀到老朋友來信的感覺。

可能是新奇感更起作用吧，印象最深的，多半是不熟悉的朋友寫的。

前年七月十一日周雲龍的《丟不掉的最重要》，講一位丟了手機的朋友因失去了和別人的聯繫方式而着急。作者認爲她還不明白一個重要道理。他講自己雖也丟過不少東西，但眼鏡卻從沒有丟過，因爲眼鏡對視力不好的人來說太重要了。因之，他提醒大家：「其實，丟不掉的那些東西，才是對我們來說眞正重要的或是需要的，失物招領處的那些物件，也許價格不菲，甚至價值連城，但大抵是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而已。腦子裡那些丟不下的人，才是眞正影響我們一生的重要角色，時間流逝，而有關他們的印象卻始終無法沖淡，可能是愛，也可能是恨。事實上，眞正的朋友不是存在手機通訊錄裡的那些名字。」作者通過一件小事講清一個人們常不經意的大道理。

去年十二月三日趙瑞華的《喬布斯與沃茲：兩種人生觀》，介紹了沃茲，這個當年「蘋果」的主要締造者的故事。在離開蘋果三年多後，沃茲回到了家鄉，成爲加州Los Gatos校區的一名小學老師，而且一幹就是十年。在這段時間裡，這位曾在IT史上叱咤風雲的英雄說自己「學到了不計其數的東西」，並稱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間」。沃茲曾對別人說：「幸福是人生的惟一追求。幸福需要食物、快樂和朋友。」

今年二月十三日言然的《七個好習慣》，介紹了一本同名好書，該書已用三十二種文字出版。七個好習慣，可以分爲三類，若養成了前三個好習慣，你就基本上能夠獨立地做好許多工作；若養成了接着的三個好習慣，你就能夠與別人很好地共事；而第七個好習慣，則是自我更新。一篇短文，把習慣決定命運的道理講透了。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徐悅的《瑞典審判團》，講瑞典的法院從大街上找一些「法盲」來參與審判。最讓人震撼的是法官對此舉的解釋：「正因為他們沒有多少知識，接近於文盲、法盲，他們才有可能作出人性化的判斷，因為他們完全是根據人性裡的正義感和生活中的基本常識來做判斷的。他們的判斷，與公正公平更接近。」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孫美娟的《日本人的做客之道》，全文不到五百字，卻寫活了三個人物——日本朋友、我和丈夫。讀過的人不但可以對中日兩種文化的差別增添了幾分了解，還能切實感受到兩個個性鮮明的夫妻有着融洽的家庭氛圍。

《大公園》裡的寫作，大多是同氣相求而發。張季鸞的八個字——「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灌溉了公園，也滋潤着遊園人的心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大公園的風景，永遠鮮亮。

我陪父親會柏楊

趙修慧

文林漫步

一九八八年五月，柏楊回故鄉探親，第一站到達上海。在上海他向接待單位提出，想會見兩個人，一個是才去職的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另一個是我的父親趙家璧。父親接到通知後，心裡有些犯愁，上海文化界有名望的人士這麼多，爲什麼要會我呢？我對他說些什麼呢？柏楊思想敏銳、鋒芒畢露，如果被他引出一些不該說的話，今後可就麻煩了。可是客人指定要見你，總不能推托。無奈，他接受了星期六下午去會見的安排。那時我在工廠上班，星期六是廠休日，我回家後，父親對我說：「下午你陪我去吧！有個親人總比單槍匹馬去赴會好。」我是父命必從，心想，錦江飯店自五一年後沒有去過，不知會有什麼改變呢？午飯後父親換上了他出國時穿的西裝；媽媽拿出她新買的一件駝色羊毛衫，一定要我穿上，還說：「會貴客麼！穿戴得整齊些。」大約二時左右，汽車來了，下來一位青年人，他當然向父親作了自我介紹，但我沒有注意去聽。我們一起坐進汽車，開到錦江飯店老樓前，我扶着父親下車，步入大樓底層的咖啡屋，接引我們的那位青年安排我們兩人坐下後，就匆匆地離開了。不久，他跟在一位身穿淺棕色茄克，戴着黑邊眼鏡，面露笑容的中年人身後回來，他向我們介紹說：「這位就是柏楊先生。」柏楊伸出寬厚的手與父親握了一下，對着我微微點點頭，即示意大家坐下。他回身向服務員要了四杯咖啡，寒暄幾句天氣和行程，即步入正題。

柏楊首先介紹他自己，什麼地方人士，在哪裡唸書，何時到台灣，重點談他爲何入獄及在牢獄中的十年生活。這些，已在報刊上刊登過，我略知一二，我也知道他的名作是《醜陋的中國人》，雖然沒有仔細讀過原文，卻也認爲這是他對國人弱點的深刻揭露，表現出他像魯迅一般，對同胞們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深厚感情。我當年單純地認爲，像他這樣的出身，這樣的經歷，一定是祖國統一的促進派，可是，他卻在回顧台灣現代歷史時，特別指出，當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時，它沒有得到祖國母親的關心，它的經濟沒有得到發展，人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提高，因此，土族人民沒有回歸的願望；現在台灣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大陸呢？這次回到家鄉，那裡的廁所我太太都不敢進去，大陸去台的同胞會想回來嗎？

柏楊想會見父親，自然不只是向他介紹自己的經歷，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想了解什麼呢？接着他話鋒一轉，問父親，你正式進入良友公司後出了多少書呀？一聽到問他的編輯經歷，父親的話匣子就打開了，「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的五年中，經我的手編輯出版的各類圖書約有三百多種。初期就我一個編輯，後來老闆給配了個助手。」「你怎麼會得到這麼多名作家的作品的呢？」「開始時通過老師、同學、同鄉互相介紹。以後就得靠自己去與作家交朋友了。」「你怎麼與作家交往？他們爲什麼要把作品給你呢？」「一言以蔽之，什麼事都站在作家的立場上考慮。作家都珍愛自己的作品，希望自己的作品出快、出好。這與我的工作追求是一致的；我編輯的《良友文學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文庫》等書，選用當時最漂亮的布面精裝，光彩奪目，別樹一格，自然能得到作家的喜愛，張天翼就高興地拿着他的《畸人集》說過，「我的書可從來沒有穿過這麼美麗的衣裳呀！」我還有一招，謂之「逼」，因爲名作家都很忙，一忙就把寫作計劃耽擱了，而一「逼」也就把作品給寫出來了，葉聖陶曾說：「我的《四三集》就是給趙家璧逼出來的。」那時的作家以文爲生，一般出版社的稿酬是每千字十元至十五元稿費，我從老闆那裡爭取到良友公司能付作家十五元至二十元的版稅，而且在交稿時即能預支部分版稅，這是有吸引力的呀！」柏楊聽罷，笑了「你是成功了，可經理卻得走人！」聽他這麼說，父親急了，忙解釋道：「最近我與馬國亮（良友畫報主編）探討多次，兩人都沒有感覺經理離開良友後，良友的編輯出版方針有什麼變化呀！在余漢生經理的主持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導言，仍是每百字二十元呀！」

柏楊又問他：「編輯《新文學大系》是誰的主意呀？」父親說：「最初只是自己的一個設想，對鄭伯奇、茅盾、鄭振鐸等前輩講了，他們都認爲是個好主意，幫我分析新文學運動的過程、研究大系應怎樣斷代、請什麼人來編選等問題。此外，過經理這一關也是不容易的，只有讓他相信《大系》出版決不會賠錢，大系的出版計劃才算通過。」

接着，他們交談了許多作家的近況，對這些作家，我都不太熟悉，聽過也就忘了。最後父親謹慎地問起他在《前線日報》時的老上級——社長馬樹禮，馬樹禮入台後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駐日代表。柏楊告訴父親：「馬樹禮快八十歲了，現在已退下來。身體很好。」父親又問到他的老同學王家域和沈劍虹，這兩位伯伯我都熟悉，一九四三年我們一家狼狽不堪地從貴陽逃難到重慶，居住無處，王伯伯將自己的兩間房讓出一間，使我們有了落腳之處。但我們是一個五口之家，十多平方的小屋也難容納，於是每天晚上奶奶就領着我到沈伯伯客廳裡的那張大床上睡覺。這兩位伯伯都很喜歡逗孩子玩，而且在一個多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們和王伯伯夫婦是在一個鍋裡吃飯的，大家親如一家，我也非常想念他們。聽說他們都已退休，身體也好，我眞高興。父親聽得專心，情不自禁地請柏楊帶信問候，並說：「希望他們有機會到上海來看看。」柏楊嘆息道：「他們可是黨國政要呀！哪能像我這樣隨意來往。」他們兩人大約談了有兩個小時，一起照了一張相，柏楊才送我們下樓。走到室外，柏楊見天時還早，又拿出相機拍一張，還爲我和父親合拍一張。才送我們上車。

回到家裡，父親舒了一口氣，問我：「沒有講錯什麼嗎？」「我問起這些人不要緊吧！」我對他說：「你這些社會關係早就交代過了，怕什麼？」他寬慰了，笑着說：「眞沒想到，今天宣傳部沒派人來！」柏楊逝世後，我對修義講起陪父親會見柏楊的事，他告訴我，事後父親還是向市政協寫了一個報告。他心有餘悸呀！

趙家璧（左）和柏楊合影

漢字中的哲學

何　瓊

文化什錦

中國漢字傳說是古代倉頡所造，「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爲潛藏。」雖是神話傳說，但足可見，漢字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它除了是語言的表達方式外，還蘊含了偉大的哲學思想。下面的幾個常用字就很能說明漢字的深刻含義和博大精深。

「俗」字，就是一個人一個谷，人吃五穀，就是俗。誰能脫俗？除非不食人間煙火。大家其實都是俗人。不要想脫俗。

那麼什麼是「雅」？就是一個牙一個佳。要想雅，就要先吃飽了。所以雅從俗中來。要想成爲一個雅士，就先做好一個俗人——大俗才是雅。

「仙」，人在山中。爲什麼人在山中就是仙？因爲擺脫了市井塵世的困擾，於是就無憂無慮了。「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如果能夠像大隱一樣即使身在市井之中依然不被所擾，依然淡定，寵辱不驚，保持平常心，即使不去深山，也能夠像仙一樣。仙其實也是人，只是一些內心修爲高的人。

「利」，左邊是「禾」，右邊是「刀」，用刀割禾稻，所以要想有利必須去工作，去付出。不要想不勞而獲，那是不能長久的。另外刀是工具，除了能夠創造利潤，還能傷人。所以人不能唯利是圖。

「道」，上面是個「首」，下面是走之。道就是要多走多看，多用腦袋想。不走不看空想，走走看看不想，永遠都明白不了道理。孔子還要周遊列國呢！更何況是普通人？走出去，才能發展。

「易」，上面是個「日」，下面其實是個「月」，日月爲易，易其實是指日月的變化。變就是易。所以越是簡單的東西，變數越大，不要忽視簡單。這樣的字例還有很多……

看來我們的老祖宗早就爲我們準備好了現成的人生哲學。不要認爲他們是過時的東西，這些用到現在，一樣是先進的，正所謂字字珠璣。

美國小吃

域外漫筆

馬　佳

到美國，到處可見熱狗、披薩、焙果等快餐食品，價格相當便宜，味道也不錯。街頭小店剛出爐的「普澤餅」（Bretzel）非常酥軟，「蛋蜜乳」（Egg Cream）很是滑潤，蔬菜「披薩」（Pizza則青翠欲滴惹人饞，配有熏鮭魚的「焙果」（Bagel）更是香醇無比，「熱狗」（Hot Dog）也可口得很。難怪美國人對這些物美價廉的街頭小吃情有獨鍾總不厭倦。

紐約的「披薩」最大的特色是薄，不但面坯薄、披薩醬也薄，這就很容易烤熟，與紐約人步履匆匆的快節奏生活非常合拍。紐約城裡隨處可見披薩店，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披薩店更是比比皆是，可見其受歡迎程度之廣。一隻披薩平均售價一點五美元，最近紐約的披薩店又大打價格戰，每隻更是降至七十至五十美分，折合人民幣僅三四元，這對平均每小時工資二十二美元的美國人來說，實在是便宜之極了！

一天表姐領我到曼哈頓一家「格林威治披薩名店」，這家店生意特別好，據說還有英國人專門坐飛機不遠萬里來此買幾盒披薩的呢！我趁熱吃過後，也覺得它的披薩的確與衆不同，味道好極了，而且它的牛奶等飲品是免費奉送的！

傳統的紐約「蛋蜜乳」裡是沒有蛋也不加奶油的，它的成分就是牛奶、巧克力和蘇打水，不過其巧克力糖漿乃是產於布魯克林的老名牌Fox's U-Bet，連蘇打水也是用布魯克林的水所製，這才是紐約蛋蜜乳的奧妙所在了。「紐約蛋蜜乳」杯中的顏色則從上而下呈雪白、深淺不一的黃褐色和棕色四個層次。我在紐約一家「雷克辛頓糖果店」裡喝到一杯正宗的紐約蛋蜜乳，價格不過每杯一塊半美元，還能邊喝邊欣賞這項快要失傳的民間調製手藝呢，實在是一種挺美的享受。

洛杉磯的「焙果」也讓我念念不忘。其焙果的做法是先煮後烘兩道工序。關鍵是水的甜度，掌握在最佳「火候」上。

洛杉磯的焙果也很廉價，每個只需五十美分，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一般老美買焙果時會說：「焙果加小而厚的撒奶油起司。」他們還要些切得薄薄的熏鮭魚就着一起吃。在芝加哥，我吃過一款「科薩爾碎洋葱麵包卷」，據說它是焙果的「堂兄弟」，也值得一嘗，吃罷就想再當幾次「回頭客」。

美國的「熱狗」也有「擋不住的誘惑」，各大城市的街頭無處不有熱狗的身影。在寒風撲面的秋冬季節，花一美元買一隻熱狗，咬下第一口，熱狗那種暖洋洋、酥軟軟的感覺就深入心底，即使從不吃西餐的國人也會愛不釋手了。

口有偏嗜

飲食男女

馮　進

中秋和母親自製了兩種酥皮月餅：鮮肉和豆沙餡。別人好評如潮，可父親抱怨「牛油味太重」。蘇式月餅要起酥，就得用葷油，這次我們用了美國帶回的牛油，以爲比豬油更健康，父親卻不欣賞。我自己沒覺得牛油味重，倒是吃着香醇誘人。養移體，居移氣。看來我在「番邦」時間長了，對奶酪雖然不感冒，可牛油烘焙的甜點卻吃得不少。不知不覺對漢民族歷來不以爲然的奶製品也安之若素了。

美國人類學家安德森曾聽他的漢族朋友詆毀乳酪爲「鼻涕狀的牛腸腐爛排泄物」。食用乳製品自古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習慣。中原地區的農業社會生產方式不同，飲食習慣有別，且時常處在匈奴、女眞、蒙古、滿州等族的侵略威脅之下。蠻夷偏嗜，也就成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象徵。奶製品蛋白質和礦物質豐富，比食用牛羊肉更經濟，一向是遊牧民族的恩物。元代詩人薩都剌深情地吟詠過「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上都美景。可是漢族士大夫是堅決加以摒棄的。

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言語》中早就記載道：「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據說千里湖在江蘇溧陽，湖中出產蓴菜。現在「千里蓴羹」是吳地風味菜的代稱，不過陸機的答覆暗藏機鋒，以飲食習慣的差異對北方統治者進行挑戰。

故事中提到的王武子，名濟，字武子。他的祖父王昶是魏國的高官，封京陵侯，父親是聲威極隆的司徒王渾，滅吳時曾立大功。作爲「官二代」，王濟出身名門高閥，自以爲懂得穿衣吃飯，所以對陸機誇耀江東沒有的羊酪。可是陸偏不買帳，竟然舉出不加鹽豉、可能沒滋沒味的「蓴羹」以抗衡。有人考證，「未下」是「末下」之誤，陸說的是加了「末下」（秣陵，今日南京）特製調料的蓴羹。但無論如何，他用江南名物嘲諷北方佬的用意一目瞭然。

蓴菜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水生植物。《晉書・張翰傳》載：「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駕而歸。」張在洛陽任職，爲了故鄉的美食毅然辭官。林洪《山家清供》則考證蓴菜和鱸魚同食能「下氣止嘔」，張季鷹當時心情抑鬱，「隨事嘔逆」，所以青睞這種「藥膳」。這是一家之言，但如今「蓴鱸」已成了鄉思的代稱。

蓴菜綠意盎然，富於詩意。黃裳曾描寫新安江水色，說它和嘉陵江水以及蓴菜差可比擬：「嘉陵水色女兒膚，比似春蓴碧不殊」。這比喻很傳神，蓴羹就是那種「泛出乳白色的晶瑩的淺綠，綠得細膩、柔和」。其實，這種水草富含膠質蛋白，口感黏黏糊糊，全靠牛肉或雞湯等鮮品提味，本身並不可口。作爲千百年來江南文人魂牽夢縈的意象，它卻承載了厚重的文化傳統。被陸機嘲笑的王濟長相出色，他的兩個姐夫——中書令裴楷和太子少傅和嶠，都是當時著名的美男子；外甥衛玠素也有「璧人」之稱，和其岳父樂廣合稱「冰清玉潤」，更有「看殺衛玠」的典故。王武子家世門第不俗，他吃的羊酪一定也非凡品。陸士衡的挑戰，除了身份政治的考慮，大約是我父那樣的飲食偏見作怪。而我這個久居異國的江南人，也因爲口味遷移而不再正宗了吧。